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九子攝頌曰

應為洗足處 及以濯足盆 熱時須扇聽
蚊蟲開五拂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隨在何地即便濯足遂使諸繩在處撩乱時有長者婆羅門等来入寺內見洗足處問言聖者何故此處蟲蠅亂飛答曰此是我等洗足之處彼聞嫌賤沙門釋子皆不清淨隨在何處而濯其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隨處洗足然洗足處應在寺東南角如佛所言安洗足處者苾芻不知云何應作佛言如龜背形時諸苾芻作已太滑不堪措足佛言應可澀作(此洗足處亦堪洗浴西方諸寺及在處皆有大小無定露地而作或大如牀小可半牀四畔壘塼高一尺許中間便砌作龜背形以甎石灰泥水洗不去傍通一竇令水外流濯足洗身家是要用)有老苾芻身體羸弱不能往彼洗足之處佛言應畜執事人令其洗足應作洗足瓮是時六衆聞佛聽許便以

金銀瑠璃作洗足器俗人見問此是
何物荅言世尊許我作洗足器此即
是也彼言聖者仁雖剃鬚貪染不除
荅曰脚踏汝項我畜何過汝非我師
何事相責俗生嫌賤苾芻白佛佛言
洗足之器不合用寶應以瓦作苾芻
便作如駝駝形佛言不合應如為足
踏地其中稍高令得支足或可於中
作蓮臺形當須澀鞕苾芻用洗足已
隨處而安佛言不應如是若是衆物
應可覆在隱屏之處若是私物安門
扇後
緣處同前時屬春陽苾芻患熱身體
黄瘦羸劣無堪俗旅見時問言聖者
何故身體黄瘦羸劣無力荅言時屬
春陽我苦於熱彼言聖者何不持扇
荅言賢首世尊不許荅曰仁之大師
性懐慈愍若知苦熱許扇無疑苾芻
白佛佛言我今聽許苾芻持扇六衆
苾芻聞佛聽許便以金銀琉璃或紫
礦措拭及種種莊彩而為扇柄俗旅
來見便生譏恥六衆傲慢廣說如前
乃至佛言不用寶等而作扇柄應知

扇有兩種一以竹作二用葉成時有
衆多敬信俗旅便持種種莊彩之扇
來施苾芻苾芻不受佛言若為僧伽
受取無犯
緣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
諸苾芻為蚊蝱所食身體患痒爬搔
不息俗人見時問言聖者何故如是
以事具答彼言聖者何故不持拂蚊
子物答言世尊不許廣說如前乃至
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諸苾芻畜拂
𧉅子物是時六衆聞佛許已便以衆
寶作柄用犛牛尾而為其拂俗人既
見廣說如前乃至佛言有其五種袪
𧉅子物一者撚羊毛作二用麻作三
用細裂疊布四用故破物五用樹枝
梢若用寶物得惡作罪
第一門第十子攝頌曰
結下裠不高　不持於重擔　若病許杖絡
服蒜等隨聽
緣處同前如佛所言苾芻應助營作
者有一苾芻須緣梯上時諸上人從
下仰觀見彼形露告言聖者我今始
知聖者是男由男根具彼在梯上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三張　硃

愧默然苾芻白佛佛便思念苾芻昇
梯由不結下橜有如是過告諸苾芻
若有營作須昇梯者應結下橜方可
昇上又諸苾芻於營作時高結下橜
不信俗流見而譏笑問言聖者欲相
撲耶答曰我有作務彼聞默然苾芻
白佛佛言若緣梯上當結下橜平地
作時不應如是言結下橜者謂捉橜後邊下緣向前胥閒
急掖也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自擎重擔不信
者見作如是語我為父母妻子恐不
能活是以身擎重擔仁何所為躬自
勞苦報言賢首我有多緣一為供養
世尊二為僧伽食事三為病者供給
所須由是因緣身持重擔彼無對
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身擎重擔
作者得越法罪
佛在王舍城鷲峯山中有老苾芻登
山上下脚趺倒地佛言應畜柱杖聞
佛許已六衆即便以金銀等并雜彩
物雕飾其杖俗旅見已共生嫌賤苾
芻白佛佛言苾芻有二種緣應畜柱
杖一謂老瘦無力二謂病苦嬰身時

有苾芻佯作老病而拄其杖時諸苾
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實老病應從僧
伽乞畜杖羯磨若僧伽與時應畜如
是應乞敷座席鳴揵稚言白既周集
應盡集時老病苾芻於上座前蹲踞
合掌作如是白
大德僧伽聽我苾芻某甲老朽瘦弱
或復身病若無杖時便不能濟今從
僧伽乞畜杖羯磨願大德僧伽與我
苾芻某甲畜杖羯磨是能愍者願慈
愍故如是三說次一苾芻作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老朽瘦弱
或復身病若無杖時便不能濟今從
僧伽乞畜杖羯磨若僧伽時至聽者
僧伽應許僧伽今與苾芻某甲老朽
瘦弱或復身病作畜杖羯磨白如是
羯磨准白應作
若僧伽與作畜杖羯磨已拄杖者
無犯
緣在王舍城時諸苾芻老瘦無力加
以風疾於鷲峯山或時上下脚跌倒
地澡罐君持恙皆破碎苾芻白佛佛
言苾芻應持網絡六眾聞已以五色

線而為網絡俗旅譏嫌問荅因緣廣
如畜杖如若杖絡二皆須者合作羂
麼此亦無過既得法已任持非犯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食噉蒜已
來詣佛所礼佛雙足在一面立佛言
苾芻可坐一心聽我說法時彼苾芻
聞佛勅已重礼世尊一邊而坐佛為
說法彼聽法時數便迴面恐有惡氣
輕觸尊儀如是再三佛言苾芻汝當
一心聽我所說苾芻亦復再三向外
迴面便礼佛足奉辭而去尒時世尊
知而故問阿難陀何故彼苾芻聽我
法時數數迴面阿難陀言由彼噉蒜
恐觸尊儀故數迴面佛告阿難陀諸
苾芻輩有食蒜耶阿難陀言有佛言
由彼食蒜障入聖道向不食蒜者聽
我說法以金剛智杵摧壞二十身見
大山得預流果是故阿難陀從今以
往制諸苾芻不應食蒜及葱韭類食
者得越法罪于時舍利子在眾中坐
便作是念今此苾芻不得見諦明當
見不即便觀察明亦無緣能見諦理
即更深入第四靜慮觀其後際亦不

見彼證聖之日即從定起而說頌曰
由於少時間　散念不專注　令彼未來世
不見真諦理
尒時世尊知舍利子心所念已告言
舍利子汝今不應於佛境界而輒思
量此乃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境界然
於未來有佛出世名一切尊此人於
彼佛法之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漏得
阿羅漢果佛作是念由彼苾芻食噉
蒜故障見真理是故苾芻不應噉蒜
食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身嬰疾病
詣醫人所告言賢首我有如是病幸
為處方告言聖者應可服蒜患得銷
除報言賢首佛不聽食醫曰此是病
藥非餘能差苾芻白佛佛言醫云此
藥非餘差者服之無犯苾芻聞已便
於寺中為病食蒜受用房舍牀褥氈
席大小行處及以衆中出入往來或
繞制底或礼香臺經過俗人為其說
法或時受請詣施主家或至園林天
廟之處衆人聚集輒往其中所到之
處諸人咸聞蒜臭共生嫌賤作如是
語沙門釋子雖復出家而還噉蒜臭

七宝

氣相熏與我何別苾芻白佛佛言苾
芻有病欲食蒜者所有行法我今當
說諸病苾芻若食蒜者應住寺側邊
房不得用僧卧具及大小行室不得
入衆亦不為俗人說法不繞制底不
礼香臺不往俗家園林天廟衆人聚
處皆不應往可於屏處而噉服之設
人見時不生譏恥若服了時於七日
內仍住於此服葱可停三日若非一
方入寺如上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
罪第一門了

第二門惣攝頌曰

牛毛并傘盖　披綵勝鬘縁　出家藥湯缾
門扇鋸衣釜

第二門第一子攝頌曰

牛毛及隱處　同牀不獨披　若得白色衣
染覆方應用

縁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以逝多林
施四方僧訖令剃髮者往詣寺中剃
除鬚髮廣說如前鄔波難陀問剃髮
人曰汝頗解作牛毛剪不答言是我
巧工寧容不解便以鉸刀作牛毛剪

髮可留二分此名牛毛剪鄔波難陁曰更剪一分如是乃至末後報言汝之癡人未解剪髮冝可淨剃放汝歸家廣說如前乃至佛言苾芻不應作牛毛剪髮作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不許苾芻作牛毛剪髮苾芻頭上忽有瘡生以刀剃時便受苦痛苾芻白佛佛言可於瘡處以鋏刀剪之餘如常剃

緣處同前長者令人為衆剃髮廣如上說鄔波難陁見而報曰頗能與我除隱處毛不荅言此是我工即令剪剃如前驅使至暮放歸時俗嫌賤佛言苾芻不應剃三處毛剃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隱處生瘡或時蟲出痛苦難忍廢修善事佛言有病緣者應告老宿苾芻然後更於瘡處剃除勿致疑惑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同一牀卧共相推倚掉舉呵笑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共一牀眠有如是過同牀卧者得越法罪時有衆多苾芻人間遊行至一村落從他借牀主人與一報言更須

主人報曰我家多人同一牀卧如何
苾芻各別從索多人共卧理復何傷
苾芻答曰世尊不許苾芻白佛佛言
若諸苾芻性懐慚耻具修戒行敷襯
身物正念在心中以衣帒或以鉢袋
隔而方卧牀既如是自餘褥席准此
應知
緣處同前衆多苾芻人間遊行至一
村落從長者家求得卧處時屬寒冷
復覔卧物時家中人於苾芻處心生
哀愍以已卧物借與苾芻先入手者
獨披而卧其不得者忍凍終宵以緣
白佛佛言不應先得獨卧應可共用
隨老者覆後於一時鄔波難陁隨老
得物便披卧被獨起經行餘者受寒
夜遭辛苦小者報曰我受寒苦仁乃
經行鄔波難陁曰誰遮汝等不起經
行彼諸苾芻忍寒經夜苾芻白佛佛
言衆人得被卧時通覆必欲經行可
披私物若披衆物得惡作罪
緣處同前時當冬月苾芻苦寒居在一
邊側身而卧時給孤長者來入寺中
見諸苾芻一邊而卧問言聖者大師

教法務在精勤何故仁等委胷而卧
虛度日時不修善品苾芻答曰心有
喜樂善品可修我現受寒何能策勵
我今被凍誰復能知長者辟出還至
宅中以五百張厚白疊帔與送衆僧
時諸苾芻即便披出寺外遊行不信
俗流見生嫌恥問言聖者豈可仁等
並還俗耶答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
我為寒故披此俗衣苾芻白佛佛言
不合披俗人衣必有他緣於彼衣上
將染色物覆已方披若僧祇衣帔內
以物替外將物覆然後方披異斯
招罪
第二門第二子攝頌曰
傘蓋無後世　歌聲不放火　遊行覓依止
毛毬不翻披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一居士常取
衣物賣以自活後於異時多獲利物
便作是念有何方便得修福業復多
獲利此之居士素有信心作如是念
我今宜可請佛及僧座敷妙衣設諸
飲食衣食供養是大福田緣此施因
我多獲利作是念已往詣佛所礼雙

足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願佛及
僧明當就舍受我微供唯願慈悲無
違所請尒時世尊默然而受長者知
巳礼佛而去還至舍中備辦種種上
妙飲食盛設妙座敷以上衣即令使
者馳往白佛飲食巳辦願佛知時于
時大衆皆赴彼宅唯佛世尊及知事
人留在寺内諸佛世尊有五因縁留
欲簡静離諸諠閙二者欲為諸天宣
說法要三者為欲觀察病人四者為
欲觀察卧具五者為欲與諸弟子制
其學處今者世尊為制學處諸苾芻
衆赴彼請時遂於中途遭天大雨衣
服皆溼至彼家中就座而坐隨其坐
處衣皆被染居士見巳極起嫌心作
是思惟我諸衣物並皆失利我今宜
可還持此物施與苾芻作是念巳告
言聖者所坐之物我皆奉施咸可持
將苾芻荅曰待白世尊未知許不苾
芻以縁白佛佛言汝等應知非彼居
士本心持施為有譏嫌故不應受時
諸苾芻奉佛教巳令使往報居士應

知佛作是語非彼居士本心持施爲
有識嫌故不應受時彼居士聞是語
已深起敬心便作是念我此衣物若
欲賣者不得半價若諸聖者染令壞
色披者受用正是所宜即便持衣詣
寺告聖衆曰我本無心欲捨此物今
時有意持以奉僧願爲我受染以披
者唯願仁等當持傘蓋勿令衣溼荅
言居士待我問佛以緣白佛佛言居
士先時無心欲施今時決意持奉衆
僧汝等可受染已披者爲利前人勿
致疑惑是故我今令諸苾芻應持傘
蓋若不持者得越法罪六衆苾芻聞
許傘蓋便以金等四寶而爲其柄及
餘種種雜鐻畫飾以孔雀尾而作上
覆時諸居士婆羅門等見生嫌賤問
荅同前乃至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
應持如是傘蓋然有二種蓋一竹二
葉六衆苾芻聞佛許蓋遂便長作傘
柄在大城中擎之而過俗旅見時作
如是語彼持蓋者是何商主大富長
者從外方來諸人即便就彼看問既
見苾芻共生嫌耻乃至苾芻白佛佛

言不應長作傘柄長齊二肘或與盖
等又入聚落時不應持盖時有苾芻
隨逐商旅人間遊行至一聚落道在
村內苾芻持盖不敢入村於村外行
遂失商旅獨行在後便被賊劫苾芻
白佛佛言若道在村中不得正擎若
偏持去者無犯時有苾芻入村乞食
以傘柄曽觸不敢持行被雨霑衣苾
芻白佛佛言乞食之人淨洗傘柄應
可持去必其雨定隨處寄舉欲出村
時方可持去
緣處同前時有南方遊行外道是盧
迦耶黨撥無後世名鄔陁夷漸次周
旋至室羅伐欲解勞之入逝多林先
往尊者憍陳如處告言苾芻我就師
門少學文字欲與仁者略為談說尊
者荅曰婆羅門激論之事非我所為
隨汝別求無宜住此彼即往詣馬勝
䟦陁羅大名婆澀波名稱晡律拏牛
主毗摩羅善辟羅枯羅既至彼已一
一告言苾芻我就師門少學文字欲
與仁者略為談說時諸尊者荅曰婆
羅門激論之事非我所為隨汝別求

無宜住此次復往至尊者舍利子所
還如上問時舍利子即便入定觀察
外道有善根不觀見知有繫屬子誰
見屬於我更有餘人由聞論議受調
伏不觀知更有何時當集於七日內
如是知已報言汝求論敵斯為善事
可於某處作論議場即於初日尊者
舍利子自昇高座建立宗門共彼談
覈每至下時常留餘義如是二三乃
至七日於諸方國名稱普聞共知南
方有一外道是盧伽耶黨撥無後世
名鄔陁夷聰明大智漸次遊行至室
羅伐與舍利子共立論端經今七日
未有勝負無量百千有緣衆生悉皆
雲集或發歡喜心或先善根熟尊者
舍利子便作是念於我有緣因聽論
議而受化者此時皆集是時尊者盡
其言義惣為衆說時彼外道信解心
開合掌起立作如是語大德我於善
說法律求欲出家願降慈悲拔濟於
我在世尊所勤修梵行時舍利子知
其心至即與出家并受近圓如法教
授彼便策勵發勇猛心斷盡諸漏得

阿羅漢果時彼會中一切大衆見是
事巳皆生希有咸言尊者舍利子如
是聰明高心外道以法摧伏令使出
家是時尊者觀彼大衆根機差別樂
欲不同順彼宿縁為說法要令其聽
者億万衆生得別證悟或得預流果
一来不還或復出家得阿羅漢果或
受三歸并五學處所餘大衆皆於三
寶深起敬心合掌慇懃奉辭而散時
此苾芻以縁白佛佛告諸苾芻非一
切處有舍利子其相似者亦不可求
是故我今聽諸苾芻學盧迦耶等諸
外俗論時諸苾芻聞佛世尊許學書
論遂無簡別愚昧之類亦學外書佛
言不應愚癡少慧不分明者令學外
書自知明慧多聞强識能摧外道者
方可學習諸明慧者鎮學外典善品
不脩佛言不應如是常習外典佛言
當作三時每於兩時讀佛經一時習
外典苾芻遂於年月分作三時以縁
白佛佛言人命迅速刹那無定不應
年月分作三時可於一日分為三分
苾芻朝習外典暮讀佛經佛言於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十六張 味

宅

初分及以中後可讀佛經待至晚時
應披外典苾芻即便暫時尋讀不誦
其文尋還廢忘佛言應誦彼皆不知
何時應誦佛言如晝三節夜亦三時
緣處同前時尊者舍利子與二婆羅
門子而為出家一名牛授二号牛主
二人悉教讀誦經教後時此二共遊
人間至一聚落多獲利養便住此村
時彼二人先學婆羅門歌詠聲法由
串習故今時讀誦作本音詞時彼一
人遇病忽然身死其現存者既溺憂
心經多廢忘即便還詣室羅伐城入
逝多林既停息已便詣尊者憍陳如
所礼敬事畢白言尊者可共溫經荅
曰善哉我為汝誦既誦少多報言尊
者所誦經典文皆謬誤聲韻不長致
有所闕荅言子我從先来如是習誦
即便辭礼更別往詣馬勝跋陁羅大
名婆澀波名稱晡律弩牛主毗摩羅
善臂羅怙羅既至彼已白言尊者共
我溫經荅曰善哉我為汝誦既誦少
多廣如前說乃至辭礼遂詣尊者舍
利子所既礼敬已白言鄔波馱耶可

共溫經卷曰善哉我為汝誦同誦之時長引聲韻共舍利子聲更倍長白言大師自餘尊者誦習皆謬唯獨親教音句無差報言汝愚癡人自為謬誤謗餘智者不善誦經彼諸大德咸非謗誤既被挫折默尒無言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誦經長牽音韻作歌詠聲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應歌詠引聲而誦經法若苾芻作闡陁聲誦經典者得越法罪若方國言音須引聲者作時無犯*言闡陁者謂是婆羅門讀誦之法長引其聲以手指點空而為節段博士先唱諸人隨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十八張 珠